

# 大河湾



湖光潋滟 韩立 摄

## 诗美

### 盐湖雨语

□李志涛

银珠急叩翡翠盘  
碎玉飞溅处  
雾霭漫过堤岸  
涟漪揉碎天光  
每一圈震颤  
都荡出思念的波澜  
  
乌云似打翻的砚台  
泼墨中条山的眉弯  
黛色被揉进雨幕  
恍若你转身时  
  
雨雾织就朦胧的纱幔  
将心悄然裹缠  
风掠过盐湖湖面的刹那  
我听见  
时光深处的呢喃  
潮湿的水汽里  
藏着未说出口的眷恋  
在这方被雨浸润的天地间  
氤氲成  
永不褪色的诗篇

### 六月的故乡 (外一首)

□王淑芬

六月的田野  
麦香盖过了所有花香  
麦芒把天空刺得透亮  
待收获的麦穗  
接受太阳最炽热的考量  
直到  
炙熟最后的青葱  
宛如待嫁的姑娘  
  
走在麦浪翻飞的田埂  
我在追寻那个  
十八岁的自己  
那个穿杏黄衫的女子  
和她遗落在麦秆上的梦  
不安分的脚步  
踩碎了那年一个少年的  
目光  
田野在正午开始躁动  
像被反复偷读的信笺  
  
眼前舞蹁跹的蝴蝶  
是十八岁那只折返么  
笔记本里收藏着  
青春呓语  
和一个少女的懵懂

### 如梦令·睡莲

□王中秋

雨后碧莲滴露，  
金蕊蜻蜓起舞。  
朵朵透清香，  
  
好似花神仙女。  
娇楚，  
娇楚，  
伴我开心夏暑。

## 散文

# 蝉鸣声里夏味浓

仙。”

每年夏至过后，那些不知疲倦的蝉儿，又开始了它们林间枝头不倦的吟唱。那美丽的蝉翼和高亢的清音，透着犀利，响着欢畅，奏响了夏季悦耳的乐章。

在几时的记忆中，蝉的叫声有着独特的节奏和旋律，像是在为夏季的热情鼓掌。当太阳高悬在天空中，大地被阳光炙烤的时候，蝉鸣的声音像是一阵魔术，让人们忘记了时光的流逝。它们在树枝上跳跃，或者躲藏在树叶间，用各种频率和音调召唤着夏日的热情。无论是在山林中还是城市的角落里，蝉鸣都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，散发着夏季的特殊魅力。

古人有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说法。作为昆虫界里的“元老”，蝉不仅出现在诗经里，《礼记》中也有它的记载：“夏至到，鹿角解，蝉始鸣，半夏生，木槿荣。”随手翻阅古诗词，则更是阵阵蝉鸣，声声入耳，无蝉不夏天。宋代诗人辛弃疾在《西江月》里诗曰：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头忽见。”宋代还有一位词人周彦邦写过一首《鹤冲天》，描写蝉也很美：“梅雨霁，暑风和，高柳乱蝉多。小园台榭远池波，鱼戏动新荷。薄纱厨，轻羽扇，枕冷簟凉深院。此时情绪此时天，无事小神仙。”

夏天，乡村的天空，澄明透彻，如一幅绿油彩图。蝉鸣的声音，在微微柔软的风里，像一串串跳跃的音符，跳动在小河微漾的流韵上，荡起一片青翠悦耳的声乐，时而跳跃在宽阔田园的禾苗尖上，摇动一汪绿浪，接着又层层赶向农家门前的水塘上，随风旋起，落在农家那如诗歌般的瓦行缝隙间，漏在农人们简朴寂静的房屋内，叫唤着夏季火热的到来。

夏日的午后，空气中流动着一种难耐的炽热，大地像火烤似的滚烫。这个时候，蝉鸣的声音开始在空气中回响，它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们身边，带来一种独特的夏日氛围。蝉鸣的声音如同一支思念的乐曲，让人们感受到夏季的热烈和活力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晴光映照下的荷花绽放，蝉鸣和荷花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别样的夏日图景。这是一幅与大自然对话的画卷，每一幕都散发着别样的魅力。在这悠闲的时光中，我们漫步在公园小道上，聆听蝉鸣和鸟语，欣赏着荷花绽放的美丽；或选择坐在湖边的摇椅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，让心灵彻底放松。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时刻，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时刻。

到了燥热的酷夏，树上的蝉声悠悠，嘶鸣不止。搬把躺椅，拿把蒲扇，或者就找片草席，寻了浓荫蔽日的树下，闭着眼睛，摇着蒲

扇，什么也不想，就听那些家伙在茂密的枝叶间不知疲倦地愈叫愈欢，时而婉转高亢，时而低沉，这些音符合成一首热闹的交响乐，百听不厌。小孩子们依偎在大人怀里看星星，侧耳听着那不绝于耳的蝉鸣，大人们开始畅谈，玉米浇了几水、麦子增收几成、孙家的小子考上了大学……聊天至后半夜，才抱起怀中的孩子恋恋不舍地回家，乡村的夜晚，有蝉做伴，大人小孩都会睡香梦甜。

除了听蝉鸣，儿时捉蝉也是常有的事。放学后与伙伴约好，走，捉蝉去。马上三五成群，拿了手电筒、细长的竹竿和袋子，一起来到小树林。我们举着手电筒，蹑手蹑脚地在小树林寻找“猎物”，每一棵树都不放过。“哈，找到了。”小伙伴们传来一声惊喜的叫声，顺着手电的光源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慢悠悠的小家伙，正顺着树干往上爬，我便拿着事先绑好塑料袋的竹竿向蝉缓缓伸去，不费吹灰之力便捉住一只。接着我又发现一只蝉悠闲地歇在树干上，当我拿着竹竿向它靠近时，它竟然飞了起来，停在了前面另一棵树上。这次我更加小心，蹑手蹑脚走过去，趁它放松警惕，我将竹竿突然一伸，将这个“俘虏”关进“牢笼”。

大人摇蒲扇，小儿捉蜻蜓，树上蝉自鸣，随你听不听。傍晚，我俯在窗边，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，听着悦耳的蝉鸣，发现世间是那么美。

## 随笔

# 门槛里的旧岁烟火

□杨博

4年前奶奶走时，院子里的核桃树伐了，后院的枣树也伐了。今天棺木落土，黄土掩上爷爷的姓名，回头望见夕阳斜斜打在老屋的瓦檐上，忽然觉得那门槛矮得抬不动脚了。

旧日门槛是高的。童年蹦跳着跨过去，门洞后扑来的是灶膛的柴火气，案板上擀面杖滚动的咕噜声，还有后院笼里待宰公鸡的焦躁气。爷爷退休后在家刨一些板材自制家具，在葡萄架下修门洞通往厢房的青砖路，树影在他皱纹里淌成一条条小河。他看见我，也不撂下活计……奶奶扎着靛蓝围裙，踮起缠裹的小脚摘铁丝上晒的干豆角，狸花猫从墙头倏地窜过。

后来门槛渐渐矮下去。奶奶病了后我每周末赶回去，给这个和电视里的人物吵架的“憨太太”洗脸洗脚修指甲，像看小孩一样。最后那次，她已干瘦的手牢牢攥着我

的手，想给我做肉臊子，想给她最想念的在京生活的鹏鹏（我堂哥），捎去院子里长的核桃和红枣，还有在巷子里买的红薯粉条。铁锅冷透的锅台覆着薄灰，她再也沒系过那条靛蓝围裙。

如今门槛平得像柏油路面。伯父伯母换了崭新朱漆铁门，院里铺着齐整的青石地板。屋里空调吐着均匀的白雾，茶几上摆着一些零食。一切都太妥帖，太周到，太陌生。

我立在厅堂中央像个冒失的闯入者。眼睛忍不住瞥向西屋——那里曾支着奶奶的木床，房里总飘着肉臊子的香味……我站在客厅里，电视墙西侧挂着的“寿”字警惕地盯着我这旧人。

不是伯父伯母待我不好，而是待我有恩。他们送我参军，助我参加工作，操心我的婚姻。工作第一年我很不顺心，给伯父打电话，要性子说：“工资太低了，我不干了。”伯父电话里严厉地说：“你不



干算了，铺盖卷上回去。”意想不到，他第二天忙完早上的工作，又从运城的最南边驱车，翻越200多公里的山路到最北边陪我吃午饭，给我送衣服，还给我留了500元钱，那可是我当时不吃不喝一个月的工资啊……

灶里的余灰凉了就是凉了。院里栽的新葡萄苗，藤蔓再也爬不回旧年光景。门槛既矮，我这条离枝的根须，从此再踩不进那团暖黄的光晕里。往后进院，得记着提上礼物，说话不能太随意。老屋成了地图上的坐标，爱成了远方的驿站——明明知道有热腾腾的茶等着你，却再不能随便上岸。

离开时暮色正沉。新漆大门在我身后缓缓合拢，缝隙里漏出客厅温暖的灯光。我忽然听见30多年前的自己踩着凉鞋咚咚地跑过青石板的脆响。脚步这样轻快，只因知道跨过那道高门槛，永远有烟火在灶膛里燃亮，因为爷爷奶奶在那等着。

## 思念

# 钟摆你留下的空缺

□晓寒

当暮色漫过月台  
你的背影  
化作深秋的孤雁  
月光悄悄啄出夜色

思念如藤  
匍匐 有你的远方

小径幽幽  
目光搓成绳索  
每一寸的思念勒进心底

无声的抽痛  
像被月光凌迟的残荷  
徘徊的脚步

丈量着旧时光  
坠落的泪珠  
在地上拓印你的名字

黛青色的相思  
签满整个雨季

挂在站台的时钟  
钟摆  
你留下的空缺  
我的忧伤  
却成了无人签收的账单